



加利繪製之維多利亞海港圖，是迄今所知最早有關香港的油畫

香港早期油畫發展之初探

李世莊

要追溯油畫在香港的歷史，並非易事。

就筆者所知，目前最早可見有關香港的油畫，為英籍畫家威廉·加利（William A. Kneel）所製的一幅維多利亞海港圖。此畫從九龍方向眺望維多利亞城，畫面描繪了海港上大批船艦放旋，左方有一艘中國漁船，色彩鮮明。畫布右下方有畫家的簽署，但沒表明寫製年份，據推斷應是在1842年12月間完成。

上述的只是以香港題材作考慮，極其量是油畫家對香港形象的一種表述，簡言之，即油畫家筆下的香港。油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究竟何時始在香港流行，或者該說，何時才引入香港，逐漸成為畫家普遍採用的媒介呢？就此疑問，外銷畫畫家林呱（Lamqua）或可提供一點線索。他在1845年9月16日的《香港郵報》，曾刊登了以下一則廣告：

「肖像畫家林呱澳門之畫室現已遷港，在皇后大道二號奧斯瓦德大樓營業。本畫室出品精細，服務優良，感謝各界長期惠顧及支持」。

林呱是十九世紀中期粵、港、澳三地炙手可熱的外銷畫畫家，擅寫肖像油畫，是錢納利的肖像畫生意上的勁敵。香港開埠不久，他早悉先機，率先把畫室移師到香港，以招徠由廣州搬遷到港的英美商人及其家屬。自1845年9月16日起，林呱在港的畫室啓業，之後維持了至少一整年，期間應製作了不少油畫。現存香港藝術館的一幀林呱自畫像油畫，據畫框上題字所示，是咸豐四年（即1853年）所寫，極有可能是畫家居港期間的畫作。

林呱的油畫室在港開張，之後陸續有其他外銷畫畫師加入香港的藝術市場，至1850年代末，經營肖像和風景油畫的包括了永興（Fongqua）、同興（Tung-Hing）、Hingqua、Chongqua等。據同興在報上廣告所載，該店設在中環皇后大道四一四號閣樓，專門繪製肖像畫，由畫在象牙片上的袖珍型寫真（miniature），以至一般畫布大小的肖像油畫皆有。其他畫店的出品，亦大同小異，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此時各畫店或畫師都已掌握了使用油彩的基本技術，即使繪製油畫是以純商業考慮為前提，都不能否定它已真真正正在香港撒下了種子。

香港的油畫發展，初見在商業藝術，卻也因為商業的原因一度停滯，甚至乎消失在歷史裡。隨著攝影術的逐漸流行，十九世紀中後期不少香港外銷畫店開始兼營攝影，起初大多是以油彩臨摹、複製或放大肖像照片為主，因為取價相宜，畫工不俗，吸引了不少遊客和海外訂單。如1880年初，外銷畫畫家煜呱便以繪畫肖像、風景油畫馳名，但其畫店同時又宣傳出售風景照片（Photographic views），跟當時一些在港謀生的外籍攝影師爭生意。十九世紀末後，攝影愈見普及，大概是技術的改進和製作成本下降的關係，一些畫店如檳綸、檳和便索性轉營作攝影室，其他畫室亦有淡出油畫市場的趨勢，以至二十世紀早期，油畫店在報章廣告中幾近銷聲匿跡。

外銷油畫的興衰，構成香港油畫發展史重要的一章。一群沒留下姓名的職業油畫家，在本世紀以來生產的油畫數量實在難以估計，而作為外銷藝術品，這些油畫最終是銷售至海外，究竟本地居民對它們又有何認識，是一個值得細想的問題。毫無疑問，外銷油畫並非油畫在早期香港發展的唯一途徑，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香港不時也可以見到由外國入口的油畫，算是本地居民搜藏及認識繪畫的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此外，本港的連卡佛公司亦不時會舉行藝術品拍賣，油畫是常見的物品之一。類似的拍賣，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活動。可以說每逢有洋船泊港，都必定有舶來品出售，而西方的油畫、版畫等藝術品，就是循此途徑引入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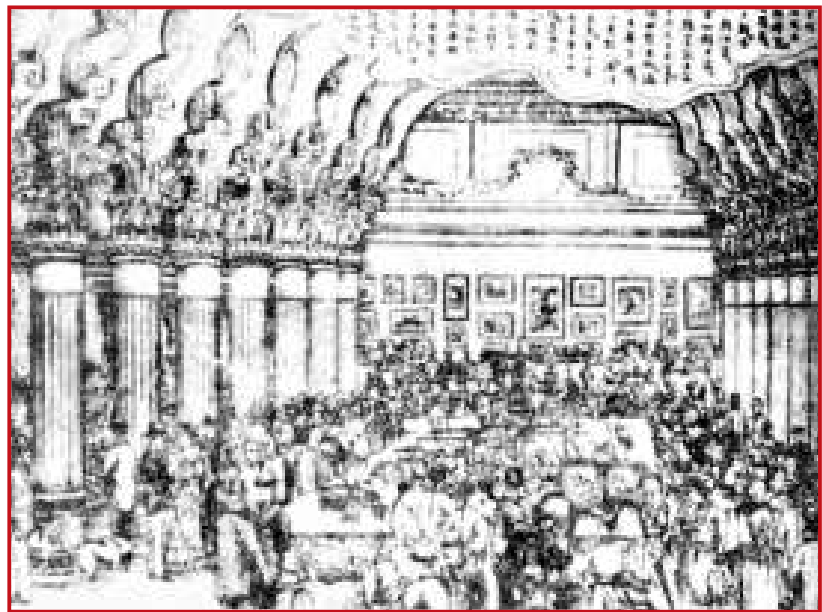
由是觀之，十九世紀中後期起，香港居民要接觸油畫並非難事，即使未能直接購藏入口的油畫，在主要的書店如Kelly & Walsh，也可找到跟油畫有關的書籍及名家的畫冊。況且，當時本地唯一的展覽場地大會堂（已拆掉，非今天天星碼頭旁的大會堂也），間中亦會主辦西洋畫展，讓城中的人士可觀賞不同類型的作品，如1892年，英籍畫家羅拔頓（A.J. Robertson）就在此舉行了個人畫展，當中展出的包括了油畫及水彩，內容以風景為主，由英國得文郡風光到香港本地景色都有。

與此同時，香港亦開始出現一些業餘油畫家，或者說是西洋畫愛好者，他們的藝術活動和作品，也是構成本地油畫發展的一個分子。這批業餘油畫家絕大部分是當時居留香港的英國官員和商人的家眷，多以寫畫作為日常消閑或聯誼活動，雖說是業餘，但觀乎他們的投入程度，又可以肯定他們不是以純玩票的態度去創作。約在1880年代，這些業餘畫家組織了一個名為香港寫生會（Hong Kong Sketching Club）的藝術團體，定期在大會堂舉行西洋畫展覽，截至1885年12月，它們至少已舉辦了二十四次展出，可見會員們很熱忱西畫創作和交流。不過，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油畫展覽，要數1906年11月間由殖民地政府支持的藝術及工藝展覽。此展覽是在大會堂舉行，展出了不少油畫、水彩畫、國畫及工藝品，算是居港洋人與華人首次以藝術作品互相交流和切磋。參展者當中不乏有經驗的油畫家，他們有些可能是在移港前，本身已於英國學習繪畫，也有的可能隨香港寫生會的資深畫家學習。

香港早期油畫的發展，要填補的空白尚多，上述的也不過是就筆者所知，一個很初步的輪廓而已。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開始，香港開始出現首批由外國留學歸來的油畫家，當中為人熟悉的有李鐵夫、李秉、余本、黃潮寬等。這批青年藝術家為本地油畫發展開拓了新的局面。

1906年在香港舉行的藝術和工藝展，哄動一時，其時以漫畫插圖報道場內情況

林呱《自畫像》，1853年，油畫，30.5×24.4厘米，香港藝術館藏



Yongqua繪畫的巨幅維多利亞城風景油畫技術精湛，在當時市場廣受歡迎

攝影作選

綠塘搖艷

——黃貴權鏡頭下的荷

張瑪莉

黃貴權醫生的名字在香港、澳門及內地的攝影界無人不曉，既因為出任沙龍影友協會名譽會長多年的他對推動攝影藝術發展不遺餘力，對後輩不吝扶掖，更因為他的畫意攝影屢創新風，其精湛的多重曝光技術仿效者不計其數。聞說黃醫生曾因自覺攝影造詣有所停滯而毅然放下了他的鏡頭，有一段很長的日子致力鑽研中國書畫和西方藝術。捨得，捨得，有捨有得，黃醫生暫捨下攝影機，習得深厚的中西藝術知識。到後來他重拾鏡頭時，中西藝術的學養對他的作品從取材、構圖到色彩都影響頗深，也令他的攝影藝術再臻妙境。於是，我們看到他鏡頭下朦朧中一葉葉反映艷陽的浮萍、一泓泓倒照塘邊風光的澄水，可能會不其然聯想到十九世紀歐洲印象派代表畫家莫內的名作《睡蓮》，看到他所拍下殘荷莖枝倒影曲折、錯落有致的照片，又可能會想起當代繪畫大師吳冠中筆下那些線條交錯得近乎抽象的作品，甚至張旭、懷素的狂草書法，再看到因多重曝光而若隱若現的圈圈光影，更不由想起國畫中的彩墨渲染或西方繪畫中的細膩筆觸。若說這些畫家是「以書法入畫」，黃醫生就是以鏡頭抒情及素描。

我素來喜愛繪畫、攝影，看到如詩如畫的風土人情，也愛以鏡頭拍下，深明以鏡頭將大自然風光美麗的一瞬留下不難，難的是透過鏡頭將心眼看到美景那一刻的感動捕捉，再將情懷凝在相紙上並成功觸動人心。黃醫生的作品多取材自大自然，花鳥蟲魚的照片因以情入物而衍生，又以情之「超然物外」為結果，對我來說，無異於中國書畫所求的傳神之境。

傳統中國藝術強調師法造化、寫心寫意，認為萬物皆有情，難怪黃醫生總喜歡鼓勵愛好風光攝影的年輕人多跟大自然對話。我想，從黃醫生的浪漫作品看來，說他是一直在跟大自然談情說愛或許也恰當。這次展覽中，他談情說愛的對象是荷花。以高潔不染塵之美見稱的荷花在黃醫生的鏡頭下，或嬌美而不失幽雅，或枯敗而不減堅韌，千姿百態不盡同，相同的是，所有照片皆意境浪漫、詩意盈盈。自古以來，寫荷的詩不少，對我來說，黃醫生這次展出的荷花作品，是以攝影形式呈現的視覺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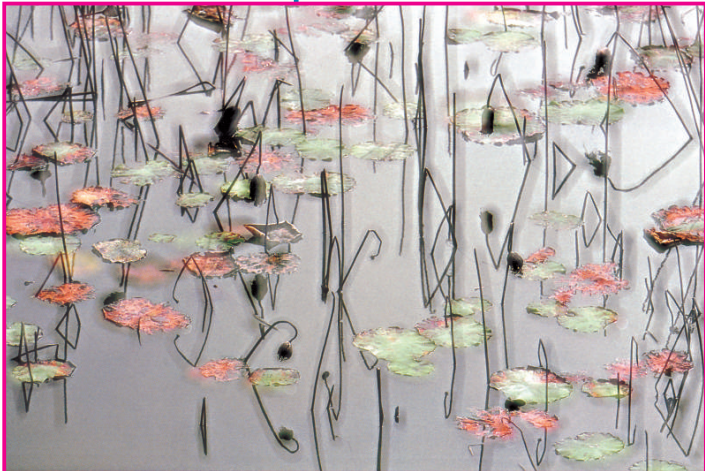
藝術講求手、心、眼的配合，傑出的藝術家總是技術、心思、經驗……及觀察力俱備的，出色的醫師又何嘗不是呢？西方有「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這個源自意大利的名詞，指的是博學多聞、文學、科學、藝術無所不通的理想人才。在我心目中，一雙妙手能醫擅影、頗精詩文的黃醫生不僅是攝影界的重要級人物，更是不折不扣的「文藝復興人」。



墨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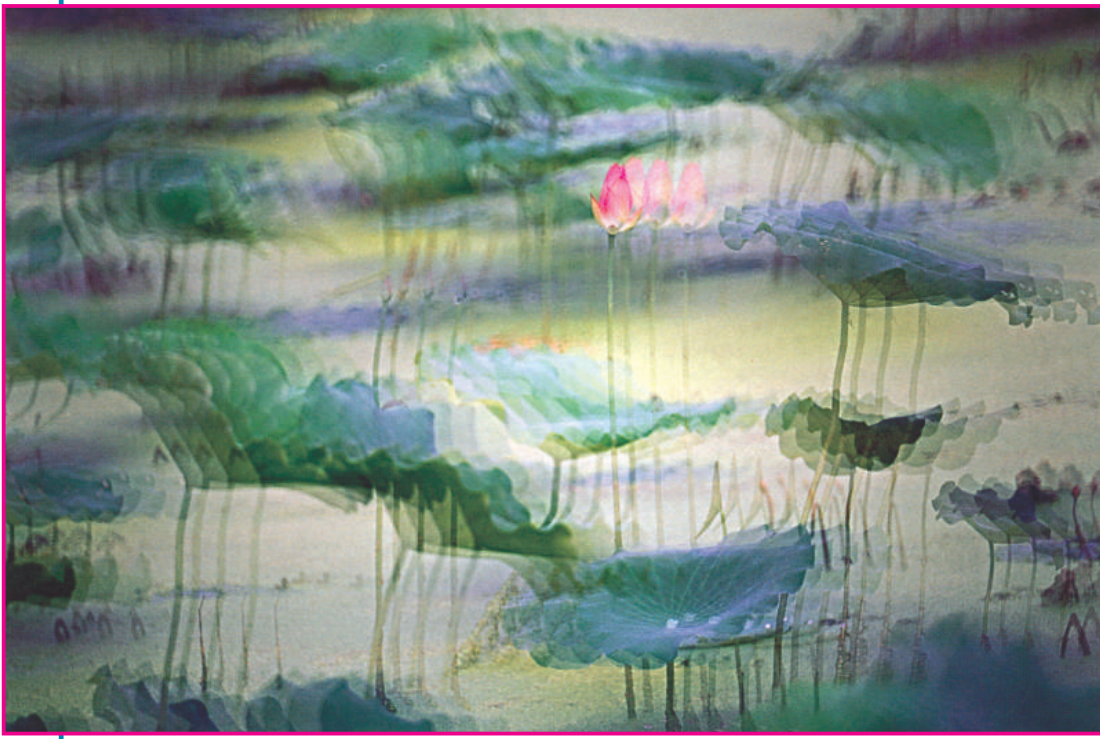
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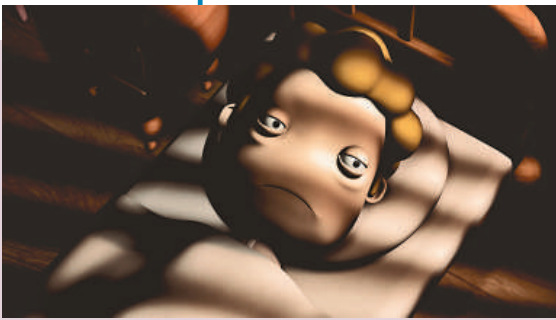
秋影



翩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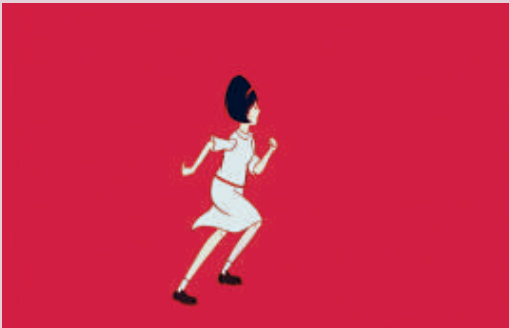


綠馨



學生作品之一

2010 創意媒體學院年度展



學生作品之二

創意媒體學院年度展2010由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舉辦。該院經過了去年的10周年，今年以畢業生的優秀跨媒體藝術創作展示出創意媒體學院一個新的十年。今年的主題是聲波傳播。聲波的傳輸速度主要取決於環境。而創意媒體學院的畢業生都是由配備了技術、理論和顛覆傳統思想的環境而訓練出來。因此，他們能夠通過視聽媒介傳播訊息，而驚人的力量就在此產生。聲波經常被電阻阻礙傳輸的速度，但電阻正正是創意媒體學院畢業生的朋友，所以他們能夠克服這一切阻力，並掌握它和運用它。這些極具創意的作品於展覽及放映會中展出。呈現的形式包括攝影、錄像、互動裝置、跨學科的媒體應用和行為等。此外，2D和3D動畫、紀錄片、實驗及敘事電影也展示在放映會中。創意媒體學院年度展2010於2010年6月30日下午在牛棚藝術村1a空間舉行了開幕儀式。年度展內容包括展覽及放映會，首映會中將播出6套優秀的電影及動畫，當中包括由著名導演譚家明推薦的電影。為期7天的展覽於牛棚藝術村舉行。另外電影和動畫放映會由6月29日至7月6日於香港電影資料館及香港城市大學校園舉行。